



甘耀明

〈歷史小說與口述歷史， 只差一哩路？〉演講側記

演講者：甘耀明

主持人：劉柳書琴（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
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主任／臺灣文學所教授）

時間：2024.10.23，18:30-21:30

地點：人社院A309教室

記錄人：劉柳書琴教授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教師碩士專班，在傅仕達同學策劃下，昨晚邀請到小說家甘耀明老師蒞臨演講。由於學生們幾乎都有讀過他的重要作品，他便臨場以提問貫穿本次演講，主題也轉向更幽微的歷史素材轉化表現，不再特意著墨於表層的口述歷史與故事編織技術。〔絕對不只差一哩路〕

這個方式很有挑戰性，他促使熟悉歷史小說的讀者，主動去反思歷史小說的定義，並從寫作者的視野考量歷史小說的深沉手法與道德自律。甘耀明提到的關鍵問題之一，是歷史小說的取材是否有道德邊界，以及作家如何面對這些倫理邊界和社會風險？

一開始我和學生，以及在場的南島·太平洋文化研究學者林浩立主任，都不敢輕率回應。接著，他以《殺鬼》《邦查女孩》為例，舉出幾個深撼其心的文獻、事件和人物。這些案例包含太平洋戰爭期間的台籍少年工口述歷史、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婦幼處境、吳湯興夫婦合葬史事等等。他說明當時縈繞其心的激動感受，如何被轉化成魔幻寫實的情節，同學們各自反芻自己的閱讀記憶，很快就此起彼落對話起來。耀明老師繼續提問：在歷史創傷的邊界該如何取材，有何道德上的同情自律、代言資格，或文學批評、社會輿論及法律層面的風險？作家熱情憑弔致敬，抑或平鋪直敘迴避敏感議題，在歷史小說及時代小說的不同基調裡，會呈現哪些不同的風貌及價值意義？

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透過作家的現身說法，我們逐漸回味到他歷史書寫中的多種風貌。不僅包括那些已廣為學界探討的新鄉土、新歷史小說風格，更有刻畫某一時空生活文化及感覺結構的時代小說。他說：故事裡的人物、環境、氛圍、情節是否「入味」，是否合於時代性、人性和藝術性，是我在意的。早期我沉浸著

迷，寫出了經過大幅刪減還有40幾萬字的巨秩，是因為在一手文獻和台灣史研究中耽讀，窺見某些躍動、悲歌或魅力而不能自己。如今自己回頭看《殺鬼》，那有如過動症般的閱讀節奏，覺得對讀者有些抱歉，但是感謝魔幻寫實把我從寫實的追求中解放出來，聽見更多民間的傳統、民俗的世界。

甘耀明不只是在千禧年世紀之交，把台灣研究的豐富累積推向文學想像的藝術世界的驅動者之一。他的另一個重要成績是，是打破了台灣文學中對寫實的局限，特別是魔幻寫實的運用，讓更多非主流的歷史觀點、民間傳說、鬼怪故事等元素得以進入文學，為台灣的文學創作帶來了新的可能性與表現形式。這不僅解放了寫實主義的束縛，也讓庶民文化的表達更有機會進入主流的文學敘事。

事實上，進入近年得獎小說《成為真正的人》，甘耀明已在澎湃迴盪的歷史感動，以及讀者愉悅沉浸的閱讀之中找到平衡。身為布農族的我，捧讀這本詩意內蓄又歷史感十足的小說，早已拋開歷史小說或時代小說的標籤，被故事中跨越文化禁忌、跨越政治轉換期、跨越三叉山空難山難的人物低迴，為小百部蛇溪湫湫流下的愛與韌性的啟示，掬一把同情淚。台研教的蔡欣潔老師，曾以〈後戰爭時期存活為人：論甘耀明歷史小說《成為真正的人》〉，在2023年取得碩士學位。我和另一位來自台東海端鄉的布農學生，也悄悄說甘耀明比我們更有布農之心！

整體來說，這次課程帶來了新的觀點和挑戰，讓我們重新思考台灣文學中的歷史書寫、文學風格的突破，以及如何在創作中處理道德與創作自由之間的平衡。這樣的討論對學生來說是一次自由的思辨，能讓愛寫作的清華學子在未來的創作和研究中更有倫理內蘊和人文視野。

演講結束前，甘耀明親切地對學生說：我今晚丟出幾個問題，也是我的思索，未必有答案，也許你們有興趣思考，大家可以用學術的方式再深究。

